

怪姻奇缘

● 焦凤岐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怪姻奇緣

● 焦凤岐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姻奇缘/焦凤岐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08-2265-0

I. 怪… II. 焦…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85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8.5
印数:	1~2564 册
定价:	12.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垂帘选婿	(1)
第二章	幽灵入室	(13)
第三章	二魔斗蜂	(21)
第四章	鸿门之宴	(32)
第五章	风雨之夜	(41)
第六章	公堂撒刁	(54)
第七章	“八戒”闹衙	(64)
第八章	误入仙乡	(74)
第九章	嘻戏檀郎	(87)
第十章	糊涂断案	(101)
第十一章	二官斗法	(120)
第十二章	一曲神韵	(133)
第十三章	倩女还魂	(145)
第十四章	秋风古道	(157)
第十五章	秘定机宜	(167)
第十六章	红颜珠泪	(178)
第十七章	奇缘不奇	(194)
第十八章	花烛惊魂	(207)
第十九章	鬼魅现形	(217)

第二十章 护命西行·····	(227)
第二十一章 劫数难逃·····	(238)
第二十二章 石破惊天·····	(248)
第二十三章 九九归一·····	(260)



第一章 垂帘选婿

张秋公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在济南府乡试中，中了第二十一名举人。尔后，他几次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心灰意冷之余，他放弃仕途之路，静居在家，守着先祖留下的一点薄产，与妻女过着清闲的日子。不虞数年前，发妻亡故，只有与女儿相依为命。

张秋公恪守儒家之教、孔孟之道，为人处事竭尽人情道义，又兼他秉性耿直、忠厚，受到乡里人等的敬重，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望，直呼他“老解元”（头名举人方称解元），而不称呼他名字了。

女儿玉莲聪慧过人，自幼受父亲的教诲，知书达礼，性情娴淑，精通诗书，堪称才女。玉莲年已十八，尚未许配人家，老解元悬挂在心。近日常来提亲的倒也不少，老解元均未允婚，怕替女儿做主选下的女婿不遂女儿心愿。他想来想去，思谋出一个主意来。

老解元将女儿唤至面前坐下后，说：“玉莲哪，你已经十八岁了，按风俗该给你选一人家完婚了，但我不知什么样的人家才遂你的心呢？”

玉莲是个极孝顺的女孩，又颇具女德，如今见爹爹说出这样的话来，羞得双颊绯红，说：“爹爹，我若是出嫁，您一日三餐、浆洗衣物，依靠谁呢？”

“你走之后，我在家设一塾馆，收来几个弟子，一则解除寂寞，二则也就有人照顾我的起居了。”



玉莲这才放下心来。

老解元知道女儿不会向他说出心中隐秘，便说：“玉莲，我想出一个办法，在仲夏那日，设下赏花赋诗之会，邀请各方才子学士前来赋诗应选，由你自行择婿，你看如何？”

玉莲心中的喜悦立刻浮现在脸上，却说道：“但凭爹爹做主。”

第二天，在县城的街头巷尾贴出了一则《启事》。

启 事

敝人定于仲夏之日，在敝宅设下赏花赋诗之会，由小女玉莲亲自选婿，有意入选者，敬请届时光临敝舍，以展宏才。

启事人：张家湾张秋公

丙寅年四月廿一日

《启事》贴出，立刻轰动了四面八方、百八十里。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此举只在戏台上演过，比如王宝钏抛彩球，打中薛平贵，那是编戏的人胡诌乱侃，现在却出了真事。由此又引起人们种种猜测：一说张玉莲长得如花似玉，难以有与之匹配的才子；一说张玉莲相貌奇丑，难以觅主出嫁；一说张玉莲娇生惯养，性情古怪刁钻。

当地的一个媒婆，名唤孙玉娘，当她看完《启事》，立刻骑上小灰驴星夜赶到张秋公家。因是常客，直奔上房，劈头就问：“我说老解元呀，莫非你疯了不成？”

“我不曾疯呀。”老解元一时不解其意。

“玉莲姑娘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何要她去抛头露面选婿？”

“孙妈妈，玉莲不抛头露面，如何能选中如意郎君呢？”

“你是读书人，自然懂得儒家之道。亘古以来，儿女婚事，哪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女孩儿亲自选婿的？”

“孙妈妈，人乃世上之草，以阴阳而枯荣，如今朝廷事事更新，不以旧制为约，民间何不也来个更新呢？”

“疯了，疯了，一个个都疯了。”孙玉娘末了问一句：“玉莲愿意吗？”

“孙妈妈问话好没道理，玉莲如不同意，我岂能如此安排？”

孙玉娘又去至后院闺房，见到玉莲问道：“玉莲，你爹爹安排赏花赋诗选婿，你可愿意？”

张玉莲点头默认。

孙玉娘以惊异的目光看着玉莲，心中叫道：“连这样一个闺阁女也疯了。”

孙玉娘向老解元辞别时说：“只怕你家要从此多事了。”

老解元自幼喜爱花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仕途之路的破灭，这癖好与日俱增。他的后院是一座占地二亩多的花园，赏花赋诗之会便设在花园之内。

五月初一仲夏之日，应选的才子陆续来到园内。

日上三竿，珠帘挑处走出一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却像三十许的丽人。她就是孙玉娘，今日之会的主持人。

孙玉娘走到园中，对着众才子说：“今日各方才子前来赋诗应选，我受主人之托做今日之会的司礼人。我虽是女流之辈，不识文墨，但为图个吉利，先赋诗一首，算做抛砖引玉吧。”

孙玉娘在花丛中扭扭摆摆地边走边念：

五色梅花韵满堂，
茉莉开花放幽香；
桂花娇娇像少女，
扶桑艳艳赛浓妆；



紫珠花姿堪少比，
石榴丽质世无双；
睡莲如溶溶月夜，
月季似灼灼朝阳。
这种花，那种花，
朵朵花儿绘风光。

孙玉娘的声音刚落，园内便响起一片掌声。

众才子是赞赏孙玉娘的诗作吗？非也！今日能否入选与她关系甚大，哪个还敢轻觑呢。

孙玉娘的身上颇具神秘色彩，她非本地土生土长之人，而是数年前携子来此定居的。对于她生在何方，长在何方，家世出身以及因何来此定居，鲜为人知。只是她为人机智，善于交际，颇具人缘。仅仅数年，远远近近，提起孙玉娘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孙玉娘朝北屋喊了一声：“时辰已到，姑娘帘内打坐吧。”

随这一声喊，众才子将目光一齐投向北屋的珠帘。只见珠帘内人影晃动，像是玉莲在内打坐。

孙玉娘又喊了一句：“众才子提笔赋诗。”

众才子纷纷提笔在桌案上作起诗来。

孙玉娘摇摆腰肢在花丛中，在众才子间来回地走动，东瞧瞧，西看看。

当地人称孙玉娘为“摇道”婆。（“摇道”二字乃是“摇里摇道”的缩写，是本地的一句土语。其意是说一个人正派又不正经；既严肃又戏谑；既诚恳又常说假话；既热心又冷漠；既聪慧又神经质；既循规蹈矩又常常越礼超俗。）

孙玉娘将众才子的诗作一一敛在手里，送进珠帘之内。

玉莲今日心情格外激动，希望当日能够选中一位如意郎君，了却婚姻大事，所以她拿诗稿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她拿起一篇诗作：

青州海棠最风流，
点点红妆欲索求。
莫道惜芳为时晚，
月照窗前魂魄丢。

这诗借用唐朝诗人吴融《咏海棠》中“占春颜色最风流”一句，来骂玉莲是青楼妓女，月夜使男人销魂。玉莲看罢羞得满面绯红，一颗芳心剧跳不停，额头香汗莹莹，忿忿地将诗稿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老解元见女儿如此动怒，拾起展开一看，也不由怒从心头起，却又不便发作，只好忍下。

玉莲经父亲劝解，方又归座，伸玉手从诗稿中间又抽出一篇，只见上面写道：

咏荷

细草摇头忽报依，
披襟拦得一西风。
荷花入暮犹愁热，
低面深藏碧伞中。

玉莲读罢，芳心一动，觉得此诗格调清新，意趣盎然，所用的手法，是移情于物，写物生情，生动而不呆板，浅近而不俗陋。她的芳心被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爱不释手。但当她再次细读时，发现此诗似曾见过，略想片刻，记起这首诗为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所作。真真地可恶！她随手将这篇诗作扔在一旁。

玉莲看过这两篇诗作，赋诗选婿的兴致便削减了大半，因失落而面露一丝苦笑。

“玉莲，要耐下心来，如此众多的才子，岂能没有真才实学者。”父亲又在一旁劝解。

玉莲这才又拿起一篇诗作：



缕缕轻风送残阳，
点点红粉迎月光。
碧池秋水涟漪涌，
西子对镜卸晚妆。

玉莲初读这首诗，尚觉此诗所描写的画面新颖别致，生动逼真，细细一读又觉此诗无病呻吟，毫无新意。

她随手将这篇诗作扔在地上。

老解元拾起一读，对玉莲将这样一首诗扔在地上大惑不解，随即看了一眼落款，作者名唤卢彬，便将这诗笺折好收起。

玉莲又看了几篇诗作，无一中意，长叹一声，神色愀然地坐在那里沉默无言。

花园内，只剩下高一铨两位“才子”尚未提笔作诗，闪着淫荡的目光，呆呆地看着北屋珠帘之内的人影。

这两个人，高个儿的是西安县太爷的公子虞凌川；矮个儿的是东平县太爷的公子赵通天。这两个人虽为公子，实际是两个市井无赖。孙玉娘见他俩如此情态，怕闹出事，赶紧走过来，满脸堆笑地说：“我说二位公子，您是来应选哪，还是来看热闹的呢？”

俩人同时说：“自然是来应选的呀！”

“二位公子，既然应选，为何还不提笔赋诗呢？”

虞凌川说：“孙婆子，今日之事实为不妥。”

孙玉娘一怔，问：“如何不妥？”

虞凌川闪着狡诈的目光，说：“这张玉莲坐在珠帘之内，对今日来此的众才子，可以逐一地打量、端详，像过筛子一般地挑选；而我们呢，却看不见她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又如何挑选她呢？”

孙玉娘心中一惊，暗说：“这无赖果然生出是非来了。”嘴上却说：“公子的意思是……”

“请玉莲姑娘走出帘外，让我们看一看，她到底是美还是丑，值不值得我来赋诗应选，这总不算过分吧？”虞凌川戏谑着说。

孙玉娘心想：“若不将这个无赖的嘴堵住，势必要生出是非来。”随即说：“公子，您这话好无道理，一则《启事》上说得明白，才子赋诗，姑娘选婿。你愿来应选，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二则玉莲姑娘选中了哪位，自然要与哪位会面，至于未被选中的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会面了。您说是不是呢？”

虞凌川无言答对。

孙玉娘见状，立刻又“摇道”着说：“公子既然前来应选，那就快提笔作诗吧，不然的话，姑娘一旦选中别人先递进去的诗作……”

赵通天忽然惊悟说：“对，对，晚了就没份了。”提笔作起诗来。

虞凌川提笔一挥而就，让孙玉娘转递进珠帘之内。

玉莲正在闷闷不乐，此刻见递进一篇新作，便展读起来。

春风吹，桃花开，
花容娇妍乖乖乖；
只因花蕊难撷采，
招引蜂儿乱徘徊。

诗笺的落款是：“西安县太爷长公子虞凌川。”

玉莲看完啼笑皆非，她随手在诗笺背面题诗一首，由珠帘内递出。

众才子像会试后等待黄榜一般，等待玉莲遴选的结果，一个个心烦意乱，焦急不安。此刻见孙玉娘拿着从珠帘内递出来的诗笺，朝虞凌川走来，众人以为虞公子中选，便围拢过来，而虞凌川自己也自认为已中选，便手舞足蹈起来。只见诗笺背面写道：

赏花赋诗为择贤，



何以引蜂乱谗言？

劝君自重多自勉，

莫要步入风月坛。

众才子哄然大笑，羞得虞公子无地自容，恼羞成怒，撕碎诗笺，忿然离去。

这下可乐坏了赵通天，他见众人无一中选，又见与己竞争的对手离去，那么，中选者非己莫属了。他将自己的“佳作”由孙玉娘转递进帘内。此刻他为自己适才文思泉涌，句句警世、字字珠玑而洋洋自得。

稍时，孙玉娘手拿诗笺快步朝赵通天走来，众才子又围上前来。赵通天误认为众人是来分享他的快乐，便拱手说道：“同喜，同喜。”

赵通天接过诗笺，见是自己适才递进去的诗作，摇头晃脑地朗读起来：

小爷生来是层天，

好看的花我最贪。

赵通天每朗读一句，众才子便齐声高喊：“好诗！”赵通天继续念道：

你若遂了我的愿，

我家财产任你搬。

众人鼓掌叫好，赵通天颇为得意。他翻过诗笺背面，只见玉莲用娟秀的小楷写道：

冰心不爱财，

何必显财来。

纵君家万贯，

难买情义诺。

众才子看罢又是一阵哄然大笑。有那多事之人，挖苦着说：“公子的诗，只配去裹女人的臭脚，还拿到这里来卖弄，真真让



人笑掉大牙。”

往日，赵通天定要将那挖苦之人打个半死，今日则羞得面红耳赤，匆匆离去。

此刻，玉莲正在细细地研读一首诗作。

咏丁香

一楼清馨小院东，
风吹枝摇依窗枕。
串珠似雪柔黄女，
疏花如霜玉树风。
香气犹存知多久？
艳装幽人持几中？
最怜千结肃秋到，
一树枯枝一片丛。

玉莲觉得这首诗用拟人的手法，写物喻事对人世和人生颇有见解，不似那种凡夫俗子吟花弄月，这诗的蕴意吻合了自己心中所想。是啊，多么盛开的鲜花，秋日一到便是枯枝落叶；多么妖艳的少女，终不能堪称魁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从书法上看是龙飞凤舞的草书，大有王羲之的气魄，苍劲挺拔，雄浑豪放；从文采上看，诗文秀丽，有如美女簪花。

这一切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玉莲芳心已动，决意选中此人。当看落款时，惊怔住了，诗笺上没有作者的姓名。顿时一种无法言喻的失落感涌了上来，颓然地坐在那里怔怔地出神。

到哪里去寻找他啊！为什么不留下姓名？是怕不能中选，还是前来戏谑？芳心被搅动，如何能够平静。

她无心再看其他诗作。

花园内众才子喧哗起来。

“张玉莲选中了哪一位，为什么还不公布？”

“难道今日来的这些才子，竟无一人中选吗？”

“老解元设下的赋诗会，是真的选婿，还是骗我们来此受其戏弄？”

老解元将所有诗作细细地读完，其中不乏佳作，然而，均不合玉莲之意。天已过午，玉莲仍未择选出佳婿，此刻众才子又在园中喧哗，不免急躁起来，便对女儿说：“玉莲哪，园中的才子等待已经烦躁起来，倘若……”他见女儿眼中含泪，下面的话便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爹爹，你不会让他们先回去嘛。”

这句话提醒了老解元，他走至园内，拱手一礼，说：“诸位才子的诗作，小女正在细细地研读，因佳作颇多，一时无法斟酌出谁优谁劣，所以请各位暂时回去，一旦定选，自然去贵府报信。”

老解元的这几句话说得颇为在理，因此，那些性情忠厚之人，便告辞退出园去。然而，仍有十几位刁钻之人不肯离去，继续喧闹。

“我很怀疑这位玉莲姑娘是否懂得诗文，如懂诗文哪有不能辨别出优劣之说，如不懂诗文，我等的诗作岂不是对牛弹琴？”一才子说。

“老解元，能否让我们领教领教玉莲姑娘的才学，她真有才学方不愧研读我等的诗作，您看如何呢？”另一位才子尖着嗓子说。

“这……”老解元好自为难。

“来了，来了！”孙玉娘摇里摇道地扭摆着身躯，一边走来一边喊叫：“各位才子既然要看玉莲姑娘的诗作，那就请吧。”她



一展手中的诗笺。

一才子伸手接过，只见诗笺之上是一首词《画堂春》。

咏雨中杏花
庭院深深水平桥，
一夜春寒花梢。
濛濛雨雾不胜娇，
刹那魂销。

忆昔小桥堤外，
粉香零乱朝朝，
玉颜寂寞淡红飘。
无那今宵！

众才子传看，见这首词词意清丽，文笔蕴藉，摇曳多姿，足见玉莲姑娘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莫不为之惊叹。

一才子摇头说道：“孙妈妈，这首词虽好，但难以证明是出自玉莲姑娘之手。”

“啊，你是说这首词是枪手所作？”孙玉娘愀然说道。

“不敢，不敢，只是学生有所疑虑而已。”

“那么，依你之见呢？”

“当场答对。”

“怎么个答对法呢？”

“学生出一上联，请玉莲对出下联，方能证明玉莲姑娘的真才实学。”

“好，那就请出上联吧。”孙玉娘说。

那才子即刻挥毫写出上联：

“星云丽近中秋节；”

孙玉娘递进传出，只见玉莲对的下联：

“山海祥开益地图。”



那才子又出上联：

“春秋集合八千岁；”

玉莲对的下联：

“甲子周回三万旬。”

至此，众才子面露心仪之色，心悦诚服。

孙玉娘见此情景，急忙说：“词也看了，联也对了，各位请回吧。”

那位尖嗓子的才子，转回身来又说：“孙妈妈，此事做得极不公正。”

孙玉娘一怔，心想：“这无赖又要花招了。”嘴上却说：“如何不公？”

“您想，我等才子在园中站立，自然被玉莲姑娘品头论足地看了个够，而我等尚未见到玉莲的尊容，是为不公。”

众才子见状立刻返回身来，附和着说：“玉莲姑娘是丑是俊，我们定要见上一见。”

老解元见刚刚平静下来的局面又喧闹起来，好生为难，让玉莲出来与众人相见，有失体统，不合闺范；如不让玉莲出来与众人见面，看来难以收场。

孙玉娘也颇感棘手。

正当此时，只听珠帘声响，张玉莲走了出来，站在房檐下，面对众人，不卑不亢。

好一位玉媚珠温的人物，宛如一朵盛开的荷花，飘逸多姿。正如文人描绘的那般儿，“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

这帮人眼看直了，嘴看歪了，一个个成了木雕泥塑的痴呆。

玉莲一转身走进屋去。